

藏

書

藏書名臣傳卷十五

○五智謀名臣

○范睢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歸以告魏相魏相，魏相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摺齒。睢佯

灰卽卷以箆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箆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箆中。次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

唯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
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
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
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
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
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
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
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
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

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
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
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
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
十六年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
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
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
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
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

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故無能者不敢當職
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
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
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
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
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且臣聞周有砥礪宋
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
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
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

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疾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睢。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

睢謬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
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敬執賓主
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
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
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
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
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
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

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秦于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卒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

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三。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

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魏韓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

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
至言
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之樞，以威楚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

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倚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

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

以此得無危乎。昭王聞之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乃拜范雎爲相，封之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意言衣之，畱與坐飲食。」

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以賜之須賈因
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去十於王天下之事皆
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口孺子豈有客習於
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
爲見君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
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
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
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
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

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
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
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
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
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
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
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昔者楚昭王時申包胥爲楚郢
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
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

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亦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綿袍戀戀有故入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空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遂趙匿平原君所。昭王名生，稽拜爲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爲將軍。

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
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
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
曷鼻巨肩顴顏威闕膝聳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
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
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

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
當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帛
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
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
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
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
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
而奪我位乎使人不名不名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
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

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

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二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慤，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雖困辱，悉主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

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歿難視歿如歸生而辱不如歿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歿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故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慘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

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歟乎。夫待歿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歿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夫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

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悃，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

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逞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歿也而所以歿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歿也而所以歿者

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歿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

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
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
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
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
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
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
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
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
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

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技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

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空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曰：公吳起大夫種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

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
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選而巖居
川壑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
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
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
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
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
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唯
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

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
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
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名見
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
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
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
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
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
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焉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
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
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
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
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孟嘗君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
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

用事封於薛威王卒宜王立嬰與田忌孫臏俱伐魏
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嬰
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
王會甄是年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相齊十
一年而宜王卒湣王立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
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
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
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
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

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
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
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制者嬰曰子休矣久
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
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
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
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
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而忘公家之事。曰：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是爲子嬰。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

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不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潛王二十五年復卒使

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有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

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後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

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新立畏
孟嘗君與連和復親子孟嘗孟嘗卒諸子爭立齊魏共
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

卓吾曰余有狗盜偈四句今附錄孟嘗門下客三千
狗盜雞鳴絕可憐自脫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是到

禪

○馮驩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
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

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緤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今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今出無廩。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重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今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君有親乎？對曰：有老嫗。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驩不復歌。居其期年，驩無所言。時

孟嘗君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於薛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于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

肥牛名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
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
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
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
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
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
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
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
于薛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

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

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雌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

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

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疆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即召孟嘗君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

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云主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志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春申君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

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掾。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

之地使無後患三玉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
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
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
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
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
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

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
疆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
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兇兔。遇
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
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
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
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
弟接踵而歿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
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

顯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隋水右壤。隋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

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

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
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
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
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
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
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
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
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
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聞

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
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
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
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
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
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
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
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
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

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

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
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
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璜瑁
簪、刀劍室，以珠玉飭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
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呂不韋李園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
昭王有太子，初爲安國君。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
所甚愛，姬曰華陽夫人者，無子。安國君中男子楚之

毋曰夏姬無愛子楚又爲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子楚子楚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往見子楚說之曰吾能太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太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真長子及諸子且暮在

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給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國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

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嫡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素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

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
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
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
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
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
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
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赦子楚遂立爲夫人
秦昭王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
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

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毋子竟活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立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招致上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

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宐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先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

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楚更立君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

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歿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君之舅也不爲兵而養歿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

之禍也。何謂毋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園，奴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
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蒯通

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
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
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
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
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

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
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
弔公也。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
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
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
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
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
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空
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

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劫

齊士不與者必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之及田榮敗二人相與入深山隱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亾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縵請火於亾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亾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縵乞火非還

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歿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廝養卒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

曰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可惜此養卒不載名姓。卓吾子曰：「廝卽姓養卒卽名。其姓名卽千載不朽矣。豈似世之自負者姓有名望而實與草木同腐乎？」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

○五智謀名臣

○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如、住、兄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

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
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
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
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
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
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
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
如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
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

使平得幸天下當如此肉矣陳涉起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平已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往擊之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千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

之平心懼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平遂至修武因魏無
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畢王曰罷就舍矣平曰
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
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
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
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
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
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
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

事魏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
宮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
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
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
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
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
家否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
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
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

項王又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
奇士不能用臣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嬴身來
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
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
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
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用道圍漢王於滎陽城
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平謂漢王曰
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
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

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歿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

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

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
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
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
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
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
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
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或云陳平使
盡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
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

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單于察之會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傅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惟見雒陽與是耳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

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嬃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

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諸呂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

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陵讓平勃曰始與高
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諸呂
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曰
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
如臣於是呂太后乃陽遷陵爲帝太傅徙平爲右丞
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亦沛人也漢王
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
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不治
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頰嘗以

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
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
呂頹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我於君
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
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
帝平本謀也文帝立平以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
多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
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于是乃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

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
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
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
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
上曰王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
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
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
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責也上稱善

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于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爲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始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鄴食其

酈食其陳畱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廩，其將皆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畱，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
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
如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
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
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
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
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衣延食其上坐
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問曰計安出食

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畱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畱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

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厥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俱立，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倉廩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

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
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
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厥倉而使食其說齊王齊
王田廣以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
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
彭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
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
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齊數將兵上
以其父故封齊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方酈生被烹

時田廣謂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乃烹酈生

○張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母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

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

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

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後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

明說甚

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肖相救，安在其相爲歿？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歿？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歿，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歿，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歷、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歿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歿，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錯五千人，令張歷、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

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貢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

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及天不祥急取之張耳
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
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却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
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
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
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天下與周異，周之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然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

虐民也。今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

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
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
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
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
虜以口舌得官乃今妄言阻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
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
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三千戶爲關內侯號

建信侯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不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許稱公主，彼亦知不肖，貴近無益。

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以口后泣諫而止。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尉陀黽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

子闡君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強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墳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陀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

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
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
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土何乃比于漢陀大
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
乃大說賈畱與飲數月日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
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
卒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
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
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好且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亦好

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高帝乃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語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王。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

變則權不分。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及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大中大夫。往使尉陀。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初王諸呂時。太后畏大臣有口。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家焉。賈有五子。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賈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公約。

過公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實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
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後竟以壽終

卓吾曰賈非但有知亦且達生子房之流亞與

○朱建

非但有謀且有節也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
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漢旣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
建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

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肖，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祝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

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
乃求見孝惠幸臣閔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
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
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
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
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
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
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
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

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韓長孺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

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
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
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
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
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
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
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
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

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歡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

祖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恐漢大臣不聽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歿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

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
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
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
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
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
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
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
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

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

其衆不足以爲彊。自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壹。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

太史公曰。予與壹。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壹遂之。

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李生曰、不贊韓長孺贊壺遂、異哉。此韓長孺所以爲國器也歟。

○王先生

鄒陽王先生、皆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

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甚懇切吳王不內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歿而負纍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

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歿。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歿者以寸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廛脫歿，如毛聳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

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
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
月餘莫適爲謀還乃復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
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
往見王長君必能爲子謀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
卽辭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
陽留數日乘間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而來
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甚
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

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盜事卽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故爲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將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母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皐。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

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不治。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孝養祖母，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後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

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以爲然。詔聞而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夫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彥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英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

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詔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詔異其議、因此不平、及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

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爲朝歌長故舊
皆弔詔曰得朝歌何弔也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
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
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及在朝歌邪詔曰初除
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譎之朝歌者韓魏之郊
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
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
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
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

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嶺谷詔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
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
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
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
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
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
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
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
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

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

已可知也恭亦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